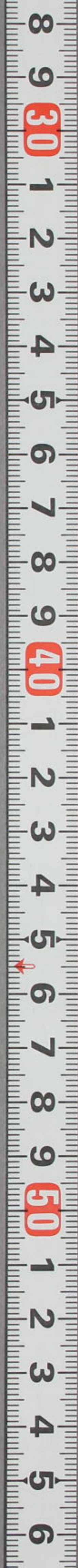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八十七  
至八十九



13  
849  
288



門 1 3  
849  
288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三十七

游說第二

張儀魏人爲秦相惠王十二年免相相魏

臣欽若等  
曰爲魏襄

也王相 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

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

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攻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

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盟于洹水之士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待也此臣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

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說士莫不日夜溢腕曠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象口錄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辭親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

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張儀後使楚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嘗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犀牟而攻猛虎虎之與牟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犀牟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

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至疆勿與挑戰粟不如丘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船舫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

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于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主大怒興兵襲秦戰于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

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  
願大王熟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函  
關一作開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  
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  
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  
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  
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  
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  
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觀之國也大王誠能  
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

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  
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  
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  
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  
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  
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  
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  
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  
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  
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

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

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踰

踰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踰

科頭

謂不著兜鍪入敵

貫頤奮戰者至不可勝計

言執戟奮怒而入陣也

秦

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

數山東之士被甲蒙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跣以趨

敵左挈人頭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

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

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均之重於烏

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

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

疆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頃臾之說詿誤

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

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

桑一作栗非

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

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

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

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

韓能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

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

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

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潛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疆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下卒數十

萬耶鄆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救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以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涉清河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西去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飭車騎習馳



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以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關失其黨而孤

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

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  
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視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  
其姊爲代王妻欲弁代約與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乃  
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  
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  
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  
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  
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  
明見且以起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  
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

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  
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  
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  
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  
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  
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  
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張儀儀歸未至咸  
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  
及卽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  
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

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  
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  
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  
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  
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  
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  
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  
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  
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  
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善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

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  
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  
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  
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  
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  
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  
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  
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  
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  
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隣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

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

唐且魏人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之魏王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且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人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為秦之彊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

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納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驚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彊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

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辭之擇矣

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辭不可以已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

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名衍姓公孫氏

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

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

楚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

頃而病楚王曰曷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

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日和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

陽曰惟令尹耳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官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官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其後秦伐魏軫令二晉而

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其伐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

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  
 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西而孤楚韓梁  
 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大王熟慮之今  
 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  
 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  
 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  
 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  
 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激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游騰為楚王容秦武王既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

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騰為

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

仇猶夷狄之國

遺之廣車

廣車橫在

車之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

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  
 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  
 在後名曰衛齊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  
 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說

胡衍不知何許人秦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  
 恐請衍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  
 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

賴利也

夫衛之所以

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



游說二  
河西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弁衛於魏魏必疆  
魏疆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  
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樛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  
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  
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  
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  
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  
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  
惠盎宋人以客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聲速疾言曰寡  
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客將何以教

寡人盎曰臣有道於此

此謂勇有力也

使人雖勇刺之不入

雖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  
所欲聞也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  
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不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  
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  
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  
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  
累之士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也  
盎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天下  
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

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  
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蓋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  
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朋黨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問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三十八

游說第三

蘇代秦之弟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  
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  
十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細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  
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主也

游說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八

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一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

戰覆三軍得二將

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

然而以其餘兵南面

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師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此矣大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鉅蓋寵子毋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

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代為代齊湣王十二年攻魏魏楚圍雍氏在陽翟屬韓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以爲禍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韓公仲之侈也煖棗將拔在濟陰宛响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

韓之兵東却齊宋馮丙搏

搏猶兵合制領之謂也

三國之兵乘

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代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州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魏奈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素聲威發於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

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楚王欲得魏來

爭而不欲與韓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

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嘗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潛王二十六年以孟嘗君為相任攻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

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疆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

危之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

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疆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

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

王得出必得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

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孟嘗君既謝病歸老於薛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

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

而聽親弗姓親名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

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悉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寂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遣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言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

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湣王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如一從一橫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

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先是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涑陽

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涑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合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來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離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已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

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取敗素染以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滅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俠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代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

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被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會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趙燕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而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



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  
 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  
 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  
 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  
 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亂而蘇氏  
 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  
 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  
 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巴郡有枳縣而國亡燕昭王十二年  
三拔楚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

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  
 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  
 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  
 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  
 襄鄧取洞庭五渚  
 然則五渚在洞庭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  
 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  
 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  
 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  
 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  
 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

氏大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

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

兩周

下河東成阜也

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鈇戈在後决

榮口魏無大梁决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决宿胥

之口

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

魏無虛頓丘

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陸

攻則擊河内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被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欺

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下之已得

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

楚則以南陽委于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

塞鄆阨

鄆江夏鄆縣均一作灼

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

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

河南

苑陵有林鄉

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

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于譙石

遇敗于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

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欺

舅與母適燕者日以膠東適趙者日以濟西適魏者

日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  
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

之戰魏襄王五年秦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封

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高商之戰此戰事趙莊之戰

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

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

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

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

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秦如蘇秦時或

從或不而天下繇此宗蘇代之從約韓襄王十二年

韓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蟻虱爭為太子時蟻虱質

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蟻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

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

都雍氏之旁在陽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

以韓楚之兵奉蟻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

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于秦秦未為

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日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

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于楚以待公殆不

合矣公仲日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

習祖者宗之習之謂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

故智猶前時計謀也

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于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按宜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馳三州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一作唐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楚相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于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

楚解雍氏圍

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

茂為韓言之乃下書於殺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衆景缺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楚人雍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號新日

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為韓求質于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于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

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魏田需死楚昭魚謂蘇代曰  
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  
然相者欲誰而君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  
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代曰君其爲  
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  
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  
一人相魏者也代曰勿憂也梁王長子也必不相張  
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  
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子也必不使相  
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

太子爲非嘗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  
璽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  
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  
自相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  
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今臣願大王陳臣  
之愚意恐其不忠于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  
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見其交臣恐魏交之  
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  
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  
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王之使人

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魏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見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主

必見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而身取尊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危削之形非得計也結怨于外主患于中身處死亡之地非見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降下王則是大王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周赧王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爲秦故將伐之蘇代爲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爲秦之禍也言周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爲秦也周知其不可解

必入于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於秦

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

陽翟雍氏城也秦兵入西周西周令

入於郢矣赧王謂成君楚圍雍氏

成君辯說秦求救當是說此事而脫誤也

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

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

今河南新城縣高都城也

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

國曰

相國奉官韓亦有相國然則諸國其倣秦者也

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

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

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

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母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

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析而入于韓

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

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明年秦使

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

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

如一作和

楚聞秦之貴向

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

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因禽覆車

譬禽獸得因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

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

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

韓必亡韓士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願公孰

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壽謁之  
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合對曰願有謁於公人  
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  
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  
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  
於韓而其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  
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  
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  
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  
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離也今公

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讐也向壽曰然吾甚欲

與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

秦昭王元年  
反宜  
予韓武遂

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  
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于楚此韓  
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于楚而以其地得韓  
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  
爭強而公徐過楚過一  
作適以收韓此利于秦向壽曰奈  
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  
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  
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



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

奭繇此怨讒其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

昭王元年擊皮氏未

去拔秦穉里子與魏講罷兵其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

代為齊使于秦其茂曰臣得秦罪懼而遯逃無所容

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

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于明而

得一斯便焉今臣因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

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于秦已

因說秦王曰其茂非嘗士也其居于秦累世重矣自

殺塞及至鬼谷

在陽城

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

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

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

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

於齊其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其茂賢人也今

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其茂得王之賜好為王臣

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

而處之秦因復其茂之家以市於齊秦穰侯益趙以

兵伐齊

臣欽若等案史記世家襄王十四年秦擊我剛壽

齊襄王懼使蘇代

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

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

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于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獎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獎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

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賜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秦昭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陵攻皮率拔之司馬稷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曰趙下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能益於此矣

今趙亡秦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  
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  
上黨之民皆反爲天下不樂爲民之日久矣今亡趙  
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  
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  
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  
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  
武安君聞之與應侯有隙

十六年秦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厲爲齊遺趙王書  
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  
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嘗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  
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則賢主圖之今  
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于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  
于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于韓秦誠愛趙乎其實  
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  
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  
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賈以爲信恐天下亟  
反也故徵兵于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  
臣以秦計爲必出于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  
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

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矣踰句注斬嘗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馬胡犬不東下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伐者以事王也天下

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

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

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紀年云魏襄工四年改陽曰河雍向

日高平根柔一作權柔一作平柔反至分一作王公先俞於趙爾雅曰西俞雁門是

也齊之事王宜為上佼而今乃抵臯臣天下後事王

者之不敢自必也願大王熟計之也今王母與天下

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

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以一

世之名寵制于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三十九

游說第四

唐鳴居于魏齊楚約而欲以攻魏鳴見秦王曰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割地而約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秦王遽發兵赴魏魏復存唐鳴之說也

魏順居于市丘聞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乃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乃遣之順游見楚王曰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然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也

武公者西周惠公之子秦聞諸國合從乃發兵伐楚

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以臣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圍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結怨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

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可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虎肉臊其皮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誦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

三翻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馮犯居于周赧王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成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成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爲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田文爲齊相封孟嘗君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乃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魏之兵非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魏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疆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

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救之也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大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尅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



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文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入萬車二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淳于髡齊人齊欲伐魏魏使人請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淳于髡曰諾遂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爲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也其後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

荆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迎之謂淳

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待矣孟嘗君名也

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

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

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先王威王也荆因而攻之清廟

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

齊宣王也曰諱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

請望拜之謁雖得薄矣言雖顛蹶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之而得齊救此淳于髡之

辭則爲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惡也若自在隘之中

豈用彊力哉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已自在阨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用彊力哉

馮謹爲孟嘗君客齊王惑于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  
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  
君廢皆去馮謹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  
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  
馮謹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  
有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  
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者得天  
下矣秦王蹠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謹  
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謹曰使  
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

必背齊人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  
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  
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雄雌之所在  
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  
嘗君馮謹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  
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  
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齊秦雄雌之國  
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  
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  
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

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疆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

黃歇爲楚相封春申君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

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郢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斃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致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

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

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秦始皇

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桃燕縣有入邢平阜有魏

之丘雲翔而不敢揀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

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蘇秦云北有河外卷以

臨仁平丘屬陳黃濟陽嬰城蘇代云决白馬之而魏

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濮水北於注齊秦之要絕楚

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單

作王若能持功守威繡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

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

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

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

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昔

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

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

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

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三智氏之信韓魏也

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

於鑿臺之下鑿臺在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

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

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趨趨兔

遇犬獲之

韓安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之兔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

犬得之毛傳曰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早辭除患而實欲欺六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于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首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

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錕湖陵碭蕭摶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

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  
 勁齊韓魏之疆足以較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  
 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  
 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楚王  
 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  
 強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一作還令韓魏歸帝重於齊  
 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  
 韓韓必斂手王施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  
 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  
 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

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  
 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  
 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  
 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  
 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

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  
 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  
 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  
 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  
 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河內有蕩陰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

衍聞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

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

曰勝請爲紹介

紹介相佑助者

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

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旣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君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

鮑焦周之衆介士也

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  
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 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

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爾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回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爾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

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天分地圻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斷

欺三軍者其法斷斬也 齊威

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



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

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糾

文王紂

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

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

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

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

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

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

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籥攝枹執

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

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

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

將陪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

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

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葬禭然且欲行天子

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

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

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

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

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

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嫗處梁之宮梁王

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  
 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  
 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  
 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  
 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  
 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  
 齊田單攻聊城按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歲餘士卒多死  
 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  
 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君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

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  
 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  
 不戴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  
 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  
 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  
 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  
 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  
 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  
 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  
 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

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救聃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共存

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各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荆淮海岱燕齊之間況世俗乎故管仲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隣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

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技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悌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繫也願公擇而行之燕蔣見魯連書也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

古隙字 恐誅

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又孟嘗君之舍人而弗悅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錯木據水則獼猴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銑鑿與農夫居瓏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取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如耳居于衛魏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魏伐趙斷全腸拔闕與在上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醜衛不如以魏醜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口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醜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醜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

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

